



彦博按此說遇武勦
王樵曰、舜史記堯事。
禹史記舜事不應皆
曰、舊古以理考之紀
載出於虞史而緒成
於夏啓以後史臣之
手、舊古等譖、夏史所
加也。春秋傳多引為
夏書、據所成也。孔子
定《虞書》原所作也。
王說得其平矣。

七經雕題畧二之一 書之上

虞書 据蔡氏集傳

虞書當作夏書。今文舜典合于堯典，則亦明夏史所作。春秋傳援引皆稱夏書，可證。惟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虞書數舜之功，是亦曰紀虞代之書云爾。蓋因稱舜而言，非篇之定名。

○堯典

訓典為常，不因此篇而後有舜典。曰、慎微五典堂後世之語乎哉。

五典豈尊閭之也
牛祭氏引說文非
正解也

放勲欽明

曰若鷙古賢
端之德也。帝
堯曰故歎言
帝堯號放勲
也。欽明文思
以下為解為是。

放勲是堯之名號。孟子曰：放勲曰勞之來之。又引書曰：放勲乃殂落是也。大戴禮史記並以放勲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趙岐曰：放勲堯號也。理或然。放勲欽明為一句。文思安為一句。史蓋稱放勲之為人。欽且明而文思安也。

欽是謹慎之義。勿解作恭敬。則與下文允恭相複。欽亦德之一目。未可作芻一義。是節狀堯之成德也。非論堯資性。傳文有病。

書之上

言

九族
九族九親之屬族也。既曰族。即舉五服之親而言。非斥一親。作一族。上

百姓

按孔傳曰：百姓百宦也。得之然。百官較狹。百姓較廣。夫百宦者必立朝理宦職者。又謂之百工。百姓者。不必有職司。凡食采世家。簪纓子孫。皆是後世所謂士族也。故舉百姓。則百官在其中。百官則不包百姓。故孔說未盡。必稱百官族姓。然後意完。

蘇軾曰：百姓凡
國之大族、民之
望也。

九族既睦、而百官族姓昭明、而黎民於寢時雍親疏之序也。

按大傳曰、重社稷、放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楚語曰、百姓平品、萬官億醜、非民也。又曰、民之徹、宦百、王庶之子、旁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宦者、而物賜之姓、以其官、是為百姓。史記曰、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皆足徵。

舜典百姓若喪考妣、百姓不親、酒誥百姓里居、亦興此同。舊解畿内外之說大謬、不足據。且於諸書、臺

礎不通。

義和

義氏和氏、即其人之姓氏、非官號。

義伯、叔伯居國都、統其事。仲叔四人居四邊、掌其職。既言命義仲宅、是實往處、竭東也。賜名乃名其所處耳、非官次之名、餘並倣此。

曆象

王安石曰、曆者、志其數象者、占其象。

曆象虛字也、謂歷步天度、象則天文也、而書、器自在其中、非指書器而言。

辰亦星也、從形體謂之星、徧位次謂之辰。

星馬

鳥是一宿之名、夫定中星所以審時序、乃舉南方七宿、不亦太泛乎、則何用中星為、况下文星虛星昴、自指一宿、可相證、星火亦指心星一宿、若春秋傳稱火中火見、是也、並不指七宿而言也、蓋古之宿名與今時不同也、竊疑張宿即古之馬宿矣、按尚書曰大傳、曰主春者張皆中可以種穀、其夏秋冬稱大虛昂昴經元同、大傳雖難信、亦足備、一證、又度分推之、當時春

唐一行推以鶉火
春分昏之中星
自柳九度至張十
六度、謂之鶉火、當
時俗柳星張三宿、
而名之曰馬耶、是
張宿曰鳥耶、是
未知也、猶翼宿
則不當半晝翼宿
不見則近世之
交也、以是論古之
天象不可矣、

午昏中之度中、張翼二宿之間、而較近張、且張宿有
鳥張、廸之象、翼宿雖名相似、而幽闇難見、又無鳥象、
此則張之為鳥、決矣、若大朱鳥、蒼龍、玄武、白虎、皆
後人所命、竟之時、未有是名也、先儒不之察、後惶馬
遍典、朱鳥相合也、遂作證解也已、乃若其說、仲春未
可以殷鳥、

殷仲春

孔傳、殷正也、義
與正仲夏同、據
歷、仲春之候、不

孔傳、殷正也、義
與正仲夏同、據
歷、仲春之候、不

殷均平之義、非中也、蓋日夜均之時、故殷之便、無偏
差也、鳥貞九江孔殷可參考、

也、蔡氏陽之申
固非、此云日夜均

亦非也、

也、蔡氏陽之申
固非、此云日夜均

正仲夏

正匡正之也、註正陽位非也、凡陰陽語氣、易翼傳春
秋傳為姑、諸經未嘗言。

四岳

四岳四人也、天下四岳各鎮一方、故總一方諸侯之
官謂之岳、帝嘯四岳而對僉曰者四人同辭也、稱
帝曰咨四岳翼、帝一人對曰否德是亦可疑、
周語云、胙四岳國為侯伯賜姓、姜氏曰有呂、
是為一人也、若果是四人則其

岳曰者四人中之一人也、

方命

周語云、胙四岳

國為侯伯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

是為一人也、若

果是四人則其

岳曰者四人中之一人也、

書之上

方放之本掌猶棄也、西漢制章多用放命祀族語、

蓋古本作放字也、三國志晉書亦然、康誥曰、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意正同、管子曰、令而不行、謂之放、
异哉

异字、外無考、蓋已之煩文、言然則用縣之事宜已也、
但縣之才可惜矣、試使之察其不可而後可已也、史
記作异哉、試不可用而已、亦可以相解、孔傳曰、异已
也、

明明揚側陋

此亦一說

明、猶賢也、上明以為明德也、下明謂其德之明

舉一人者應書

東岱西岱南岱

北岱也、

據史記可上忍
脫不宣

也。言以賢為賢而揚在側陋者也。當時貴顯者皆不中意。且帝所親見。不須更顯揚。孔傳曰。舉明人在側陋者。

從今文。冥然無如是缺。舜典安知伏生亦有缺。脫非史記不必正。

當仍舊削篇首二十八字而合于堯典。王魯齋曰。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老莊之言。而晉之所崇尚。

○舜典

徽和調之也。史記作慎和。

書之上

釋詁。徽善也。訓

五典

百揆

百揆非官名。蓋百宦所揆。度之事。猶言百職也。言便。亮采惠畴。以定言之。明是官名而古文非誤。

百揆非官名。蓋百宦所揆。度之事。猶言百職也。言便。舜歷試百職。百職之事。隨時輒序也。史記作徧入百宦。百宦時序是也。左傳曰。舜臣堯。堯舉之。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此解經鉅未粹。而语意足相證。

百揆之非官名。證左明甚。考亭蔡氏。豈不之察也。蓋以周官篇。有內有百揆四岳句。故却以左傳又記為難据。耳考亭不甚信。古文然。猶仍如此。偽書日之害事。

不亦大矣。孰謂並存無害哉。

徽典賓門亦百揆中之事何為別出之元祐。蓋徽典司徒之職教化之急務故首揭之不復混衆職矣如賓門必當朝會任之非半日所職故叙之在百揆之後也。

賓節賓出自之賓不必讀

賓擯之本字謂擯相也殆非四岳之任。

讓于德弗嗣

王魯齋取於論語補脫文以帝曰咨爾彙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祐永終二十四字置於讓德弗嗣之下。

書之上

璿璣玉衡

謂之璿璣何又添以玉衡謂之玉衡何又冒以璿璣。如傳所言璿璣玉衡並小名而器無大名我不能信。蓋是二器之名耳璿璣象天之器即今之天球又謂之渾天象玉衡窺天之器即渾天儀之類矣。

明天文志曰六合三辰四游重環湊合者謂之渾天儀實體圓球繪黃赤經緯度綴以星宿者謂之渾天

象蘇頌曰渾天象歷代罕傳惟隋書志稱梁叔府有之。

古人名物與後世異器無大名何足致疑今分璿璣與玉衡以爲二器臆度之說不可從外動而象天運地在其中者爲渾天象外無星象而內設衡官者爲渾天儀隋志詳言之孔疏蔡傳混儀象之制余別論之

漢張衡作渾象見

晉書天文志、渾象
即渾天象、歷代多
作之者

云、元嘉中所造、
按、郭守敬所造十三儀、有渾天象、

若謂後世之天球、
則唯衆星可觀矣、
日月五星不可觀
也、

宋史天文志載皇
祐中所鑄銅儀第
二重三辰儀、有白
道單環、上列交度、
置於黃道環中出
入黃道六度、每交

謂珠璣是也、郊特牲曰、丹漆雕篆之美、少儀曰國家
靡敵、則車不雕、甲不組、疎禹貢曰、厥篚玄纁瑣組、
並謂嵌小圓珠玉作飾、舊解皆認、瑣謂用瑣嵌日
星之象、如竹謂銀銅丁是也、舊解、璣作樣、誤、
傳叙三辰儀、獨白單環尾無用、何也、此蓋本月道環
也、後失其說、不見用處、故彊作便不傾墊之說耳、不

書之上

退行黃道一度半
弱、蔡邕所謂白單
環、是誤傳白道環
而云云耳、履軒推
勘、暗與宋史所言
合、

然既名三辰儀、何獨不設月道乎、後世渾儀別有作
白單月道環者、尤可以證、

按、白單環釘定於黃單環、則交有常處、而月道不可
步、故創意揣古、制如左、

黃單環內面、周鑿一條虛槽、白單環外面、設方筭、兩
皆相對、照白道出入之度、定筭之向、以筭挿槽中、則
白環旋於黃環內、而交無常處、以應月行而出入焉、
亦周刻度以測距離遠近、則九道可步、食限可推、意
漢唐之制、豈外乎此哉、

六宗

王肅據家語以六宗為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孔傳與王註同朱子曰六宗古注疏說得好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宗、豈足信乎哉

折祭地坎壠祭四方之文今特節其六以附會于六偏及群神次序則皆順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雲宗祭水旱也壇壝之祭古人謂之宗宜從舊說不更考紛紜蘇軾曰晉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祭之祿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

六宗不得據祭法篇說按祭法此六者之前後有春折祭地坎壠祭四方之文今特節其六以附會于六偏及群神次序則皆順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雲宗祭水旱也壇壝之祭古人謂之宗宜從舊說不更考紛紜蘇軾曰晉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祭之祿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

六宗字從山從示鬼神之宇也即後世廟宇矣如禪壇之類不可謂之宗六宗或是先代帝王之廟或是堯之先祖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理固然但三昭三穆自是周家之制不可拘說

予而言之有祖宗之別通而言之皆宗之可也茲則

書之上

餘廟此之禮六宗
望山川徧群神蓋
与類上帝為一禮
西

既月乃日不咸語
史記豈足證矣

六宗只是文祖藝祖之類耳
轉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
輯五瑞一句既月乃日一句謂及所期月日也史記作擇吉月日見四嶽羣牧是也下文二月巡守非謂受終之歲則不必作正月中之事程說不可從公庶伯子男及桓圭蒲璧皆周家之制堯舜之時不必然不得拘解但據五瑞句亦爵有五等耳
四岳四方之岳職四人也群牧未詳其數禹九州之前有舜十有二州又在十有二州之前則其數又

典十二牧異傳以為九牧非也說詳于後舉四岳群牧則所屬諸侯自在其中傳以四岳為四方之諸侯乃却在州牧之上不順之甚

律度量衡

律之於度猶量之於衡也判然四物無本末物徂來於其度量考辨之穩當

按晉書律歷志絕不言秬黍又無度量生於律之上說蓋魏徵輩審知其非也然不較然辨其是非者之詳矣是略其說耳非審知其非而不敢言也隋書律明其非者徂來明雖其非亦可謂早見矣豈可以爲君之哉况晉志首無其意半若以偶与古人暗合者以察病之則履軒七經之說受此譖者不可勝數矣噫

晉書律歷志言度量衡之起於律其意可見也假令晉志有此意唐宋諸儒又無考曆志亦李淳風所作詳引漢志言度量衡之起於律其意可見也假令晉志有此意唐宋諸儒又無考

修五禮

此亦一說

程子曰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

按此五禮與臯陶謨五禮不同

五王三帛二生一死贊

此九字非錯誤乃五禮中之事

王耕野曰五王九字仍舊文為是

解三帛為玄纁黃相傳之說耳未見其所據蓋眩度矣二生之為黑鴈一死之為雉未知其當否當時或

晉書天文律曆志李淳風所作也律歷志始云律可以範圍百度虞書所謂同律度量衡者也末述審度云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是略其說耳非審知其非而不敢言也隋書律明其非者徂來明雖其非亦可謂早見矣豈可以爲君之哉况晉志首無其意半若以偶与古人暗合者以察病之則履軒七經之說受此譖者不可勝數矣噫

舉必執以見人
者也。牛豕可執
矣。

此亦臆量

用牛豕鷩鷩亦未可知。

五玉瑞也。非贊二生三帛。蓋五等諸侯之贊而一祀。
是國卿得見于天子者之所執不然。附庸戎狄在五
等外者之贊也。此因巡狩記當時之禮矣。註家多
據周制。掌合附會。烏不足信。

如五器卒乃復

如如字復還之也。

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又下不
還也。

此亦一說

集卷上

竹書紀年。帝堯六
十九年。熙熙七十
三年。舜受於于文
祖七十五年。禹治
河八十七年初建
十有二州。帝舜三十
三年夏后受命
于神宗。遂復九州。
舊解。與託年合。

肇十有二州。

舜肇十二州。在。縣續用。弗成之後。禹嗣興之前。乃是
舜攝位之時矣。堯崩之後。舜又命禹平水土。乃為
九州也。按。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
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創九州。此雖
不吻合于經文。前後之序則然。左傳曰。夏之方有德。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高書又有九圍九有之語可見。
禹之九州。傳諸子孫無分合也。

按。王莽上書曰。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

十二州名未有所徵嗣之可也。註家就禹之九州分出坐异營可謂妄作。

按爾雅釋地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又異于職方俱

不足據

朴作教刑

朴想是夏楚之類然未知陶虞何物勿拘說下文司徒數五教是教也其不從教而悖戾者則朴以懲之是為教刑耳朴宜屬司徒且陶虞學校之有無未可知難以作解。

由樂教胄子亦宜有教刑

放驩兜

程子曰放者肩斥也

放猶驅也縱也舊訓置其事雖同非文義所指按左傳衛放公子黔于周放寢跪于秦放之周秦唯有驅縱而已安得使不得他適之權文義亦可以見

殂落

孔疏云殂往也落君若种木葉落也

殂徂逝之義落猶羽鳥曰降之類是死稱耳不必論竟魄天地今俗謂鳥獸之死為落魚鼈之死為揚甚有理古今言語大抵不相遠揚猶言浮也

百姓如喪考妣

百姓說見于前

百官族姓則若喪考妣四海之民則三歲遏密其序如此傳忻内外之說誤

王夷曰此言哀戚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

便它百揆亮采惠疇之事與下文惟時亮天

百揆說見于前

此下九官皆亮采惠疇之事與下文惟時亮天功相應

伯禹作司空

但是伯仲之伯非爵

作司空鷹之詞言伯禹德明才廣宜為司空者

汝乎水土

蛇以下皆始命宦也非錄舊勸新也先儒皆以禹貢在舜攝位之時故次序顛倒

夏本紀曰禹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功者使居

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

故以九官分職

皆為即位格之

稱位時用八元

事不知八元八

凱是左氏之注

非馬遷倣況

故以九官分職

皆為即位格之

稱位時用八元

事不知八元八

凱是左氏之注

談不可信用
史記何足引

爲解以乃易報
望與商四人并
攝位中已有司
空司徒稷士者
為此也

諸庶百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
以下即禹貢五帝次序同之

賴延而禹興共工流而無代之可見四凶放竄之後
庶宦多溷故舜命九宦不特為姪即位而新之也如
舊解是舜攝位之時猶有所含恩苟旦而俟堯崩然
後果斷明決敢行其志也恐舜不其然視放竄四
凶可見

讓于稷契讓司空之宦平水土之職也非讓百揆
汝后稷

書之上

后稷官名謂稷之后猶言農師也作士作虞用作字
而后稷共工不言作者宦名中后字共字意自是不
須言作猶後世知州知府平章事之類

汝諧

諧偕也謂與偕治職協心戮力也

諧字從言從皆蓋主相共商議

直而溫

直而溫四句皆教養所就之德與臯陶謨九德意同
非墮氣質而教編補不足也如舊解溫栗無傲虐

吳清說

編偏之誤

是其所教而直寬剛簡非其所教也恐非

歌永言

永咏之本字詠同漢書藝文志禮樂志王充論衡並引書作歌詠言

樂記曰歌咏其聲也春秋外傳曰歌所以咏誄傳武仲舞賦曰歌以詠言舞以盡志藝文志曰書昌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誄詄其聲謂之歌

按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書之上

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永字亦當作詠字看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全據於詩序而作咏歌可以徵鳥說苑亦曰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

又按樂記篇末有言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放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亦據於

詩序而作長言卽長言解之祖矣今審文意言之長
言之語重複長言又在嗟嘆之前不倫甚矣是以
鄙儒之譏妄不足據

詭說矜行 惟允

矜行謂矜殘不善之行也行與說皆屬其人史記作
矜偽 允謂出納必信也非審定之謂

咨汝二十有二人

二十二人者呼禹稷以下新命者若四岳十二牧不
一也今按禹稷以下九官七佐合十六人而已蓋有

書之

脫文也

十二牧非新命况四岳是薦舉之主必不得同薦人
受戒敕矣且四岳四人也人數亦不合舊解牽合不
可從

亮天功句與上亮采惠疇相應庶績咸熙句與上奮
庸熙帝之事相應

黜陟幽明

幽闇而難見指遠者賤者明著而易見指近者貴者
史記作黜陟遠近

陵方乃死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又曰后不省方楊子方言曰
雲徂于方而流乎湖註方四方也

楊升菴曰家語作五十載陵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
方為方岳正國語舜鞭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
義亦順今註以升遷訓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
按商書曰若陵邈又自適陵歷行也不必謂升高者
韓說誤且目竹書豈足據哉

孟子所謂卒於鳴條者謂其遷于鳴條以終焉非

書之上

必指死所與蒼梧之崩自不相礙

○大禹謨

古文北不論佗並倣此說見于附言

○皋陶謨

此曰若稽古

此四字當削蓋後人倣堯典加之也伏生真本雖不
可覩也茲此四字必古文增益者非伏本所宜有吳
草廬定本直刪去此四字而其說未闡也想與余
意不相遠

都慎

都只是嘆之發聲不必美其問也下文倣此史記並作放

厥身上下輕脫字或曰都慎厥身為匱下脫一身字

吁咸若時

吁者嘆其不然之辭孔傳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

難之者自帝難之也非言帝堯且不能與論語堯舜其猶病語意正同

書之上

能哲而惠

哲惠是推知人安民之理而太之之言傳失語氣亦行有九德

上節臯陶論知人安民禹以其言太廣呼之故臯陶更就履行實處證之也非知人安民之目亦如字旁及之辭

乃言曰載采

臯陶既言有九德而更發此語也故曰乃言載事也采之猶件之也言九德之事有件之也下文

禹曰何者、問其件々何如耳。

日宣三德

宣陳也、奉行之意、若訓明、与下文浚複、且失文義。
翕受敷施

三德足以有家、而不足以有邦、則有天下、六德猶有所不足也。翕受二句、一氣讀下、翕受者、兼在九德也。敷施者、徧行九德也。即咸事九德矣、言非咸行九德、不可以有天下也。

九德咸事之下、更添俊人在宦一句、可見有天下者、

書之上

不止獨修其德而已、必不可妄用賢一路矣、些用賢又在修德之後、臯陶之言、可謂周密矣、如舊解、俊人句重複。

撫于五辰

五辰、五緯星也、舉歲月大綱之言、猶言四時也、但不可以為五行耳。

一日二日萬象

參機之本字、事之萌也、言雖一日二日之間、而治亂善惡之機、于諸萬端、若忽之、至治理失時而不可為。

五緯何、聞於四時、
且於文義不通

禍患顯著不可救矣。故有國者不可一日而不兢業也。既能兢業，則其榮自轉。矣夫消亂於未萌，自在中。案字並^三善要。

萬象句以示不可不兢業之意也。非謂宜兢業以圖家也。傳引老子語失窾款。

人代天工，非特人君為然。雖一職之微，亦天之工業。而人乃代治之耳。是句緊承無曠句。

五禮 和哀

五禮之目，未詳。相傳以吉凶軍賓嘉充之。此出于

周官無明徵。若唐虞之時，恐不同。哀者中正之謂也。興降哀之哀，不同。

五服五章

音釋曰：九章至一章，周制耳。唐虞之制，未又同耳。按孔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可備一說。

章，是彰明服色，使等差不淆亂耳。非以彰顯有德之謂。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下謂上天下地、言民之視聽通于天神地祇、興格
于上下之上下同。

敬、敬畏民之謂也。所謂可畏非民是也。

此言獲民心、斯獲天心、失民心、斯失天心。故有土之君、不可以不敬民也。若要其歸、敬民所以敬天。茲文字各有所主、不當穿合作解。傳吾心之敬、合天民而一之、大失語氣。

朕言惠可底行。

言我所言得順於理、可施於行也。歟是問諱、非責其

書之上

行之、故禹云俞、云可。如此方與下文未有和相應。

○益稷

是篇當仍舊合于上篇。

來禹

來、與格汝舜之格。
同、盍歸乎來、歸去來、子之來同、興格汝
舜之格不同。

禹曰洪水滔天

王魯齋曰、自洪水以下數語、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猶成五服之上、而臯陶師昌言、當在象刑惟明

之上、然後血脉貫通、渾然天成、舜之慶歌、亦與昌言
聯續後世、乃以夔曰三段、而虞歌一段、尤無著
落、

按王說似可從、但師昌言恐當在申命用休之下、
都帝慎乃在位、安汝止

上文帝命昌言、而禹唯叙己之政、其言遞故臯陶
吁而詰祠禹、禹乃昌言、以慎在位、其道亦不出於政
教之外、

上如止至善之止、不專屬心、

書之上

道心、人心、此不當挾說、

吁臣哉

吁歎其不然之辭、處々皆同傳隨處殊解、不可從
上節禹陳君道、雖禹言弼直、而天休申命、專指君道
之效驗也、故舜吁之意謂治平之功、非一人所能運、
自今既成之功、皆諸臣所弼成、非吾所能為、今而後
亦有賴於諸臣之弼、可以致天休矣、乃歎曰臣哉、鄰
哉、禹亦以為然而俞之、是之謂君臣相責難也、遊見
識相圃齧、亦非推托避責、一意君臣相儆戒責望耳、

汝明 汝聽

明者察采色之善否也。聽者審聲音之治否也。唯在制作上未及政治之得失。並與汝為汝翼。語竟正同。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治忽謂聲律之諧否。又字可證。非謂政之得失。我歌而聽於人。謂之出。人歌而聽於我。謂之納。傳有律而後有聲。倒置不可從。撻以記之。

古十二律而後有五聲。非倒置也。

上下數節皆與諸臣講議治道也。甚稱汝者。猶言汝等也。非指一人。此節亦非命禹總之。

俞哉帝光天之下

俞哉。然之。甚也。傳證。

先天以下。是頌帝之功德。而寓歲規也。概而言之。可謂廣帝之意矣。

敷納以言

敷納並屬下之人。陳而納諸上也。與敷奏以言同。

日奏。因。功

言若不驗以功實則諸臣皆作妄誕日進獻無功之虛言也奏字應上文敷納是言非事

無若丹朱傲 固水行舟

是一節泛々講議陳其意耳非專以戒舜

固水行舟是作事皆理之譬言非專盡舟之倫

夔曰戛擊 群后德讓 北鼓鼓 挝敔 箏韶

王魯齋以夔曰二節置于篇末

德讓群后相讓也典虞賓不相干

管總衆竹音而言鼓与敔明是二物笙與鏞明是二

書之二

物箭作箒者字之謬也

方密之曰時樂可以使人一律者版為之也夫柷敔猶是也豈特始終而已又曰時樂版魚用為節奏皆以木為之取其音清裂不為衆樂所掩夫柷敔之聲猶是也

成終也樂之一終也象成之說不可采入

鳥獸蹠舞者之狀有似之也鳳皇來儀笙磬之聲有似之也皆形容其美耳

傳感通之說舛理蓋相傳之言惟六馬仰秣為可信

其餘皆妄說不足辨馬之感乎音往有之不待但牙妙音

擊石拊石

一磬也擊有輕重不必待磬之大小而後有也磬者總衆音器之貴者此舉貴者而言非和之難易傳引詩適足證此說耳引樂記孟子皆林夔典樂也親擊磬翕張衆音故曰予擊也磬之貴於樂可知矣

百獸興上節鳥獸意同但非並羽鱗言

惟時惟家

時字興乘時之時同意有警策傳無時而不戒勸却覺漫然不切惟家亦然

載歌

載成也猶言作歌也無成其義之意

○禹貢

貢是方物之獻與田賦不相干篇命禹貢者以貢獻于天子也若田賦諸侯自取焉非是篇所主

上上錯

賦有錯等者、蓋雖分九等、而不能悉的當。若冀州第
一等、其實稍下、未的當也。故上年第一等、而下年第
二等矣。揚豫梁因此而推之、可也。自餘賦等的當者、
不論身之上下、故不言錯也。

畿內、天子征塲圃等、則外州諸侯亦自征焉。田賦之
等、豈以此而上下哉。且夫地廣者賦高、地狹者賦累、
典田之等、自不相干。經文賦田前後、恐不必有意。或
是誤寫、勿拘訖。

島夷

古本作島

冀州不言貢物
鄭晚曰碣石与
島夷連書、此即
島夷入貢之道

島、是海中洲嶼、可居者、非海曲。

夾右碣石

冀北貢賦、浮水而入海者、當碣石之背、由海而入河
者、當碣石之面、皆右視之、故曰夾右也。

冀之北境、蓋出易水、不復如遼東而絕遠、當時未相
通也。

厥賦貞

胡謂曰蘇氏謂此
州田賦皆第六故
曰貞、夫九州之賦
相校密等差、著
雍賦既第六而充
復第六之理、未

貞正也、田中下、而賦亦中下、賦之等典田之等、正相
當、故曰貞也、傳訛、

土五色

土五色爲慢繪之用也。茅社之說妄誕已。縱合其可信。一建大社數十年可用。而歲々貢五色土。何爲哉。

玄纁縞

皆平常可用者。不必曰幣。曰祭。曰齊。曰即吉也。儒者嫌於以口腹耳目之欲勞人。故於魚。曰祭祀之用。於玄纁。曰幣。或曰祭服。或曰齊服。或曰禮器。必求其故而後已。其意雖美。不免鑿說。故至於橘柚怪石而窮矣。夫聖人亦人也已。豈遠於人情而爲道哉。且

書之上

解經宜虛心求其旨。不當先鑿理門而要古人矣。纖細縉也。非黑經白緯之謂。白縉生曰縞。孰曰素。

淮海惟揚州

東至于海是也。南則不盡海耳。蓋以嶺爲限也。視荊州限衡可見。

陽鳥

陽鳥雁爲之首。然凡鳩鷺鶴鵠之類。南北往來者。皆

陽鳥矣。勿以陽鳥作雁別名。

三江既入

孔傳云。隨陽之鳥。
鴻雁之屬。

蘇氏有此說，余
三江異說紛之。
今姑闕疑，漢水
东北江江水落
中江朱子既辨
之詳矣。

孔傳所言非此

三江

三江，蓋江漢合流之裔，分為三條水而入海者。導水
曰漢水入江東為北江，入于海，江水會匯，東為中江。
入于海，既有北江中江，則別有南江矣。後世水道
變遷，以致諸家紛紜，皆不足據。

孔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也。

錫貢

錫字古上下通用。錫貢、納錫並獻字義與底貢相
類，蓋非常貢之等者，乃下錫字耳。

荆及衡陽惟荊州

書之上

既曰衡陽，是以衡山之南為限也。夫南裔之地，棄之
戎夷，因非荊州所管，又非水道所係，荒僻莽莽，禹蹟
蓋不到焉。後世之人，目覩其閭閻富庶，往往作鑿說
而不自覺也。

九江孔殷

九江，蓋古有之，至後世，合皆陷沒而成一湖也。殷均
乎之義，蓋九箇江水，歸流而大小均平，故曰孔殷也。

堯典殷仲春可參考。
夫洞庭湖也，豈可謂之江哉？又於殷字不得其解，故

金匱祥疏有
此說

以衡山之南五
嶺之北為限

傳以合九水名九江、又謂九水各得正為殷、則是九水殷也、非九江殷、其說自窮、又洞庭大湖也、茲此及尊水、無一言及之、尤所當深考。

朱子曰、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

按以九江為洞庭、昉於胡旦晁疏之、朱子後之、蔡傳因之、但解其名及孔殷字義失當、蓋不知九江變為湖之故耳、今則以洞庭湖為古九江所變云。

沱潛既道

沱潛並水名、沱自江出、潛自漢出、故爾雅云、然非諸自江出之支水、皆稱沱、諸自漢出之派流、皆稱潛也、亦皆不可以後世水道論之。

箇輶若三邦

孔傳曰、箇輶若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貞之、

三缺、蓋指荆揚豫也、獨於荊言之者、以三物皆出雲夢、而雲夢在荊之境、故主荊、而旁兼之耳、

若然、宜言三州、且出於荆之境者、據豫可得而責矣、

爾雅云、水自江出、爲沱、漢舊潛、文義自明白、

名者各以其善名也。辟言荆以箇名焉，揚以轘名焉，豫以搖名焉，但未詳其孰是耳。

玄纁璫組

孰份玄纁為一物
此蓋誤看傳文

玄纁二物非一物亦不必言幣。
璫圓珠也。珠之成形可以飾物者。

努磬

凡樂器以質貢者唯磬矣。非特重磬之故。若糜絳中絃而不可謂貢絃。華中鼓。金中鐘。不可謂貢鐘鼓。梓桐箭條之類皆無林說謬哉。

逾于沔

按導水惟言導漾東流為漢。不言為沔。竊疑沔別是一水流入渭者。其源在嶓冢西北。與潛源相近。故自潛陸逾至沔而入渭也。後世名實淆亂。不可信據。傳於導水論沔又與北傳文異。並不足據。

岷崐折支

岷崐與折支渠搜文相連。其地亦當相近。非所謂河源岷崐矣。蓋導河聲于積石可知。積石以上禹蹟天在臨羌是也。即非河源所出。蓋氏天在臨羌是也。即河源所出。誣也。

城郡臨羌縣

西北有西王母石。金所謂小崑崐也。非河源所出。蓋氏天在臨羌是也。即河源所出。誣也。

據禹貢錐指嶓冢西北水皆南流不可有入渭之水也。又海潛出自沔不謂當作入于沔。今水不復下據謹史而疑聖經也。

壞壞相去萬里、文不可相連。

按史記大索傳曰漢使窮河源天子案古圖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崑容漢武命名者解夏書乎哉

導岍及岐

導山通陸道也導水通水道也通之道使可行故謂之導也史記導作道其意可見矣先儒皆以導水為禹疏決引水流之事故於導山其說窮矣於是妄說競起徒嘵々耳蓋洪水泛泛之時其可觀者唯巨山大陵當其水平之後可表識者亦唯巨山大陵履軒以導山名通陸道故於導水其說窮矣不如從舊解以為隨山濬川也

導山通陸道也導水通水道也通之道使可行故謂之導也史記導作道其意可見矣先儒皆以導水為禹疏決引水流之事故於導山其說窮矣於是妄說競起徒嘵々耳蓋洪水泛泛之時其可觀者唯巨山大陵當其水平之後可表識者亦唯巨山大陵

故欲通之道非望巨山大陵而逶迤之亦何所準據哉然亦若今之官道然既定之大道則便宜地方各作小道徑路以合于大道可以不迷矣餘見于導水下

篇首隨山當初下手之事此節所記在功成之後傳乃隨山作解何也下文以濬川解導水亦然

逾于河底柱入于海

逾者禹逾也入者禹入也

八海謂陸道之末屬於海也

逾者謂陸道跨河而東也非禹逾過

經文導字之有無、元無意義也。三條四列、既非是南北二條、亦不必矣。苟泥導字乎、則導水每節用導字、謂之何。

導弱水 合黎

播洛九河同導運河之類、不得不言。原導水流、可見舊解不可復也。通水道是題足耳。

導水之導與導山之道、畧同。但導水主疏導水流而通水道自在其中。蓋導山對導水相配成文。導空原由導水而生也。導山乃專言通山道。是以意迎志可也。勿以文害辭。

弱水、黑水、蓋東南入中國作害也。故禹疏導之西流。

正義云合黎山各、但此水出合黎山也。

耳。
孔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按地志曰：今名副投水，亦名張掖河。

九河 逆河

曰：播。曰：同。是似分播者占地廣、合同者占地狹、竊疑其不然也。蓋大水赴海、下流益廣、必然之理耳。今以理推之、黃河入海之處、漫然如巨浸、非河非海、海潮逆衝、不能成洲渚、是為逆河。逆河之上、潮勢不猛、處處成洲渚、自然如堤封、河流自分為八九、是為九河。

亦非井邑殷乎如九江者、然則逆河之廣、優於九河可知矣。

九稱多數之語、不必限九條水。

彭蠡 北江

傳所謂巢湖合于經文、今則以巢湖為彭蠡也。若紫波大野諸澤、後世已湮沒不可詳考、則烏知非當時巢湖大而鄱陽小哉、又烏知非當時曾無鄱陽湖者哉、傳特以湖之大小作據、却疑巢湖非彭蠡也、謬矣、水道寔遷不可考者、豈特漢水彭蠡幅員之據經矣、

文求其彷彿可也、不可強解以疑經文、且經文於其遠遠不詳者、固既畧之、若黑水弱水是也、今記漢水頤詳悉、可見當時知之明晰也、豈想像恍惚、取之耳聞、若後世作地志者、之比哉。

為北江者漢水也、非彭蠡、文法典江為匯、東為中江同北江、是揚州三江之一、說見于揚州。

江漢合流而東、則其下分支者、不可知其孰江水、孰漢水也、然其初漢水在北、而南注于江、則其下流分而北者、為漢之裔、分而南者、為江之裔、其理自明、

余固然從朱子
不欲回至經文

注流釋文並作灋
史記作醴說也

東至于灋

灋注疏本作醴史記亦然今從水旁者蓋訛
東流為濟

經文只言東流為濟而不言潛伏隱見傳引地志不
相合必是古今之寔遷矣地志不當采入傳於豫州
亦曰濟水潛行絕河其謬一也

經文甚直截若見伏其所不言傳乃稱經文若斷若
續殆不可曉

濟水入河在北岸而溢出為滻澤瀆水者正與北岸

南岸

所入濟水相當則其形勢如貫河而南也又非謂溢
者必是濟水不雜河水也只是就水勢而稱焉凡
清濁味辨諸說皆從為之辭耳不足辨

濟字訓渡豈以此水渡河而行故名為濟邪將以濟
水渡河故訓濟字為渡也訓詁命名之木未則不可
知而水之渡河而南也必矣

程大昌曰伊洛瀍澨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雖之故墮
而注滻也又曰使濟誠伏流則當於近河之北有一
大澤迎受其來者有入而無出則可以言伏流之

日這日出不三晝
至是若銜也

新從入、又於河南、有一大澤、不受河派、而水自地出、則又可以言伏流之新從洩。

東至于荷

傳稱荷派亦甚頑盾、恐失經文之意、且既曰至、又非澤水、豫州傳曰、濟陰縣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然則此必荷山矣、於經文之例尤穩當、何必穿鑿搜求小派、故年文例也。

鳥鳩同穴

導水首句不可稱二山、鳥鳩同穴必是一山矣、畧言

之、惟稱鳥鳩耳、非別有同穴一山也、孔說似怪誕、然以理推之、亦非眞鳥真鳩、恐是鼯鳩、鴟鴞之類、此山多有鳥、視其在穴中、則鳩也、視其飛而出入者、則鳥也、故有鳥鳩同穴之名焉、耳其初由觀者之謬認也、古昔類此者亦多、鷹化為鳩、蝶羸負螟蛉之子、何獨怪於鳥鳩同穴。

導洛自熊耳

漢以後名熊耳者、有聚山、禹貢所謂熊耳、乃盧氏之熊耳也、豫州及尊山云在上洛界也、

自字之有無不必有意義傳所云恐非經文之意且夫河積石以外禹蹟盖不到焉故畧之非因其伏見也

五百里甸服

五百里甸服蓋以里數定之也則四方四隅皆五百里通計之則千里矣千里亦如圆形之徑與周制方千里者不同其庶服至荒服亦如用規量圓者傳皆以四面言之蓋周制方千里也則四隅之地太遠而總銓粟米之貢道里不均殊甚四隅之桔與四面

此說恐鑿

之米道里適相當聖人之法豈疎脫至于此

總銓桔

總帶根者於禾為全故謂之總銓刈去其根用銓故謂之銓而桔是禾莖去皮者

百里采

周制或亦圓徑千里是未可知者若周禮王制皆不足據

王畿圓徑千里則小於周制方千里者許多采之在畿外其以貯典

孟子亦云地方千里

五百里荒服

五服、五采、其制法如是耳、其不足於北方、亦任其不足也、尤不謂冀都是地中、視前文可見矣、不可取沙漠不毛之地、充五十之數、夫土地盛衰、若南方固有之、而北方不毛、今古如一、是理之不可誣者、傳謬、秦漢務遠畧、徃々侵奪外夷之地、置郡縣、廣封域、而錄戍轉輸、足以自困矣、固非義、而庶天地之理、絕非聖王所宜為也、後儒不之察、而姦於禹服之狹、可謂惑矣、

書之上

●甘誓

乃召六卿

孔傳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也、

六卿是當時六軍之將、如是而已、不必據周禮作解、以大戰二字、為垂戒之辭、虧甚、夫豈若麟經然哉、

五行 三正

五行、三正、其目未詳、然如木火土金水、子丑寅、決非當時之言、

五行、蓋謂五典之行、親義別序信是也、五典上之所

孔傳亦周禮夏
官序文也

以教而下之所以僕人道之大者也。

林氏曰、商方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

子丑寅三正假令夏以前有之、當夏之時、惟行建寅、如子丑二正固廢而弗用、然則有扈氏之所怠棄者、當時建寅一正而已矣無更并怠棄三正之理、昭々傳文不可曉。

孔傳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正政也、三正、蓋謂天地人之政也、星辰曆數、非天政邪、芻蕘種耕芸非地政邪、禮樂刑賞、非人政邪。

書之上

賞于祖 戮于社

社賞、社戮、皆班師還國、然後之車、文連擎、戮可以見矣、祓社遷主、此不必論。

戮、通輕重、斬殺亦戮也、鞭笞亦戮也、不可一偏說。

商書

○湯誓

敢行稱亂

稱亂、猶言作難也、亂字意輕、不可太重。

汝其曰、時日曷亡、皆亡

湯

上節汝曰者舉衆言也此節汝其曰者測衆心擬之言也其字不可忽

日者王之象也時日者指策而不敢斥之辭耳夫策自比於日出大傳新序竹書紀年等書蓋說書者之鑒說耳不足據

皆借之本字孟子引此作借

朕不食言

古人之言豈若印板套語然哉傳以辭之煩簡推世
蔡氏之意不特以煩鄙多也言民情之不若古也

寢可謂杜撰矣

○盤庚上
呂氏曰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闇諭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係乎民者主民言之君心初無適莫臣民皆欲其盡曉也音釋曰朱子云商盤周誥不可解今蔡傳於盤誥諸編闕疑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於其強通處畧之可也

任瞻改正此亦
彌遜之類也

篇首疑錯誤今嘗改正如左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顙衆感、出失言、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默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因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固有逸言、民用丕寔、今汝耽々起信、隙膚、予弗知乃所訟、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衍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回我王來既寔宅

于茲、重我民、無盡剉、不能疇正以生、卜誓曰、其如台、若顙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非予自荒茲德、以下同率顙衆感

率顙失言、恐當屬民、蓋民相煽動、誓不旨遷也、曰、我王來既寔

曰字、疑衍

盤庚數于民

耿、有水害、小民昏墊而巨室不欲遷者、只是有貯

此二條未見必
然

畜可恃、或祿食之家、無膚受之傷、目前之急、而悲離
棄持、重棄室廬、憚新營造而已、傳沃饒利於巨
室、恐賸度不足據、且審經文、都言遷則有一時之勞、
而獲長遠之利、不遷反之、可見巨室亦無所利也、
盤庚、豈誣說強於巨室哉、

王若曰

若曰、猶如是說也、不可以盡言大意論、周誥諸篇、其
證分明、

惟汝含德、若觀火

含疑舍之謠

張鼎思云、夫大難不可嚮圃、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
當撲之、今乃坐視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
則當刑以驅之、乃今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
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丕乃敢大言

孔傳曰、我大乃敢言、汝有云云

按蔡傳、汝我相反、不可從

相時恤民

恤詖也。言詖恤不良之民，尚有祈畏也。

人惟求舊

求猶言欲也。傳失語氣

有佚罰

孔傳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或曰：佚逸過大也。

罰謂神之降罰也。承上作福作災

齊乃位

齊側皆反。諸恭於位也。

書上

○盤庚中

作惟涉 在王庭

作惟涉河。是實說傳將字泥

呂氏曰：已離旧邦，未至新邑，則王庭。蓋道路行宦勿喪無慢也。是叙秉炬戒辭

惟民之承 鮮以不浮

音釋曰：承當訓為奉順之意

浮之言隨也。物浮于水必隨而流

古后之聞

謂先王在上、聞而寢之。

爾忱不屬

此二句亦比喻中語。忱實也。言汝實不連屬而濟。則有覆亡沈溺之患也。

生之暨乎一人

生之、生養不窮之意。則樂生興事之類。包在其中。但不可以硬解耳。

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文理不通
亂如字。貝玉祭祀之贊幣也。言我與荒亂政治之人。

共居天位。則其人雜具贊幣。以承其祖。其祖必不享焉。其必告我先王。却降罪疾也。

剗殄滅之

剗。戕賊之義。不必截鼻也。古文多借用。故孔傳曰。剗割也。

○盤庚下

告爾百姓

此百姓似汎稱萬
民上篇亦同。
不和吉言於百姓。亦与妣同。

○高宗彤日

音釋曰、按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己諫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篇中畧無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己曰者、乃史臣之辭、非祖己自作書也、此必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己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辭、旨淺直、亦告文主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小序不察、遂以為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

雜馬氏釋昵為禡廟、蔡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有其說、故詳論

篇首錯誤、惟先格王正厥事七字、當在訓于王曰之下、袒己曰之曰為衍文、改正如左

高宗彤日、越有雊雉、祖己乃訓于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孔傳云至道之王、遭变異正其事而異自消、從外傳、依魯文意亦通。

書曰、惟先假王、正厥秉、言寢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古假格通用詩尤多例

民對天而言、蓋尊卑也、傳不敢斥者謬、下文倣此、
典常法度之義、言天監民之義、不義而降之年、自
有常法也。

降年有永

祈年請命、古人祭祀之常事、雅頌中可見矣、非特此
有之、但漢武五畤之類、乃是淫祀、傳援據失倫、
天既孚命

孚字、當輕看、只是實字之意、不必作符信。

王司敬民 典祀

單言王、非謂
先王也。

王歷指先王、言先王皆承天育民、莫非天之胤子、其
孰重孰輕、

以意作豐殺、
○西伯戡叔

天子天既訖

此稱天子典說命、主人來多聞、微子王子天毒降災、

不言王、言天子。
安知非有意。

詰氣正同，只是寫當時言詰耳。傳感動泥。

大命不執

大命指死期。言討之死止之期。何不至也。詩曰。云我無
斁。大命既止。興此同。

○微子

我用沈酌

我獨言我邦我家
也春秋云伐我西
鄙。左傳云仲子帰
于我。詩歸之奔。
云我以為君。豈此
義也。

我者親之之辭。微子雖忠厚。豈容以沈酌敗亡之罪
歸已哉。是非人情。亦非詰氣。

乃固恒獲

謂罪人弗獲

發出狂

今爾無指告

予顛墮

言我將發出而佯狂。以免于禍乎。汝既不告我。又脫
難往之方。即因縮不去。則我必顛越墮墮矣。如之何。

告字句

卷出句。與下出迪句相應。

容將食無災

竊牲而無災。是神祇棄殷也。

出迪

刻子

迪往也。言宜出往也。

經文只言舊云刻子而不明其所云之事外無可考。嗣之可也。或嘗有留微子同心輔紂之事。豈是未可知者。如勸帝乙立微子似臆度。且紂而忌微子必風除之不可隱思。若是之久也。是說決不可徒。

按呂氏春秋紂之父欲立微子啓。太史據法而掌亦無箕子勸請之事。

自詣

按孔氏以為比于心同不復言得之。蔡傳比于安於

死。蓋謂

李延平云。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于即以死諫。庶蒙感悟。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

朱子曰。箕子比于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殺他。

又曰。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在。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

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
自經於溝瀆而為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為奴。

七經雕題畧二之二

書之下

周書

○牧誓

凡此篇不得據泰誓武成作說。

甲子昧爽

月日未詳。傳以二月四日也。既曰二月，必是建寅。_丑
矣。不當作建卯月。

御事司徒

御事是綱。司徒以下是目。

牧

凡据周禮論前代之制皆非也。此傳諸侯不備六卿之說尤謬。夫前代之制雖不可知而此舉三卿者必稱從軍者也不當。并舉居守者牧野之東豈以舉國而來無一二重臣守社稷哉。則烏知其無家寧曰寇宗伯之類居守周邦也。後儒論古往泥文不通不勝具贊。

庸蜀羌髣

既稱友邦冢君而又舉八國可知戎狄之國從征者止是八國矣。夫不期會者既是諸侯則是國必不

在數中且不期會八百諸侯史記載在盟津觀兵之後既不足信傳乃庶觀兵之說而援八百諸侯為牧誓之時又改作八百國以論戎狄之師謬之甚者王父母弟

晉通曰紂有同祖之弟又有同母親弟故經言王父母弟同一字者文也。

據孟子以微子比干為紂之臣父則又不在兄弟此特舉弟而不稱兄或疑微子比干控紂皆在弟行也相傳微子為紂之庶兄者未可必焉。

四伐五伐

四伐至七伐皆節其數誠其過之辭與上文六步七步意同傳少不下四五失文意

弗逐克奔

述謂要擊奔謂遺散非迎擊降人之謂

○洪範

此說不可從

洪範當移在商書西伯戡黎之上
洪範是商書非周書戴記荀子左在國史漢諸書引
洪範文皆稱商書可以證矣

漢傳所傳古文今文皆以
為周書以杜言而知之疏矣

按左傳商書曰沈漸剛克杜預曰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然則洪範入周書亦尚矣

按史記宋世家列洪範在武王克殷之後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豈史遷所聞孔氏古文說者邪亦不足据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者史筆叙事也非記箕子之言傳因箕子

可據

小序及史記並

陶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此稱祀則其班周

東人不重建元
武王克商何更
改元以書紀年
亦可證

秦始皇一統天
下稱皇帝漢高
祖即皇帝皆不
改元此亦證也

此鑿說不可從

書明矣又武王未受命立僅數年而崩不得十三年
其即帝位不容不建元不得追計周庚之年
殷紂立三十三祀而亡此所謂王蓋紂也或以紂之
昏亂不應有是問蓋過論也據史傳紂資性愈人非
渾沌不明者則烏知其初年必無思治之心也况人
君初政美而卒昏亂者亦多矣不容獨繩於紂也若
其班紂必紂之先世而箕子亦別人非佯狂之箕子
是未可知者但其為商書證左引明無容疑也
訪只是問也不必就問夫以訪為過訪是後世之語

不可以解經

箕子封于朝鮮便是臣矣若非臣受封於何人也其
禮教之異待以客禮若三恪者亦崇之云爾其實皆
臣也已故箕子之臣不臣勿論可也即必欲以不臣
為箕子之高則將置微子於何地也史記不必據若
微子篇所謂我因為臣僕意自不同宜別論

王乃言曰

陰騭

是史筆偶鄭重如是耳無深義傳難辭重同不可從
下箕子乃言曰倣此

漢書服虔音跋

按說文、騶從馬陟聲、則職日反、為當、或作職日反、點畫訛也、諸韻書、遂收入質韻、皆非、

錫禹洪範九疇

熊明來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如天乃錫王勇智之錫、湯武征伐、皆稱天胤、征呂刑、亦託辭於天、尚書言必稱天、此其常也、

林氏曰、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其後、○其形之方圓、○其數之九十也、亦未嘗○書圖出於羲書、出於禹、○馬負圖、○龜戴書也、後人何從而知之、

九疇、○羲倫攸叙、猶言天誘其衷也、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教而起、

吳蘇原曰、河圖洛書、不過曰河出圖、洛出書、如是而已、未嘗分其形之方圓、其數之九十也、亦未嘗○書圖出於羲書、出於禹、○馬負圖、○龜戴書也、後人何從而知之、

又曰、或謂易天一至地十之數、與河圖合、九疇之數、與書合、何也、曰、此後人以圖書追合易書之數、非易書之作、求與圖書合也、蓋圖書教說、出於孔劉二子、

其後雖傳、尚未有圖。圖之有、始出於陳擣。夫孔子言
圖書之後、子餘年、而後人出其圖、六經無考也。義理
無取也、則又何必追論、而深信之乎。

呂治平曰：洪大也、範法也。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章。
凡天人之理、修身治世之道、無弗範圍也。禹治水、洛
書獻瑞、龜皆之文有九、而禹作洪範亦有九、何嘗規
規鳥、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
文、而一一擬似之哉？且其五行何取于一、五事何取
于二、八政何取于三、五紀何取于四邪？目其一二四

者、何為有五行、五事、五紀？其三者、何為有八政、而六
者、何為有三德邪？因知初一至九、乃禹作洪範之目、
而九疇自有次序、非閼洛書而演之也。漢儒孔安國、
閼朗、劉向父子、必謂洪範出于洛書、亦附會之甚。
按劉牧以九數為河圖、十數為洛書、互易其名、言禹
治河、有龜背負九數出焉、元胡一中著定正洪範集
說、同劉牧似優舊說。

初一曰五行

初一至次九、皆次第之辭。與下文一五行、至九五福正

同舊說以為初一至次九是洛書之數非次第之
辭不可從即如其說宜言初二次七次六次九次五
次一次四次三次八焉得參差自一二至八九也夫
一二至八九天下之定數矣何以假書而後知焉
按朱子曰初一下施讀下八句做此後章五行却
與此異全不取此說與後章一例

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勿相配屬

一五行

水曰润下至土爰稼穡本其質而論其用也

鹹若若是潤下炎上之所作非水火之味酸辛是曲直
從革之所作非木金之味甘是稼穡之所作非土之

味

木火土金水是民生日用所資者人君所植政之田
地五者各得其所而效用則民順治苟违其理則民
無所資焉故古人尤重之舜禹之九功九歌可以見
矣洪範列之首蓋以此然是五物以用而言耳若五
氣運行人物稟性是後儒之妄說已及相生相剋天
一生水諸說並無理五行次序亦無意義

吳蘇原曰、後以說洪範云、聖王政衷、異端術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十于四時者、矣、有以五行配五臟六腑者、矣、有以五行名星緯者、矣、有以五行論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附會、迷亂至道、其說甚正、無人發明到此、其不取天一生水之說極是、尚書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無偏無陂

呂覽引書作無偏無頗、

按郭忠恕曰、舊本作頤、唐玄宗以頤不協義字韻、詔改為陂、是唐人不通古音韻之過耳、宜從舊本、是節上六句、鞭策之使、由於王道而前、爲號令之意、次六句、稱揚王道之美、示人也、末二句、並承上文、語遵王道之極致也、

會極情極、雖稍有生熟之別、亦反覆詠歎之語耳、不可分屬上文、

古人行文之際、用韻者亦多、便於告語、而利於警覺、鳥身、不必言使人吟咏、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胡一中曰上訓字當作儉

皇極之敷言指上文而言不更待人君推衍

是訓是行曰天子作民父母

訓字注謂遵其訓宜訓遵

恭傳云上文敷衍之言也其下云云卽言其意耳

上節上訓字亦然

夏氏曰曰皇極曰天子二曰字皆尊子更端之言天子二句言天子者其德足作民父母然後可以為天下之主也

天子作民父母是定辭耳不可言百官父母何者百

宦佐天子作治者也乃是父母之股肱心腹爪牙髮膚矣傳舉小見大未是

剛克柔克

彞友柔之善者高明剛之善者故皆克以柔彞友剛之不善者沉潛柔之不善者故皆克以剛沈潛有陰險姦慝之意

王食

孔傳曰王食美食也

曰兩曰齋

雨霽蒙驛克、不當配屬五行。

庚徵曰雨曰暘 庚草蓄廡

庚徵一疇未合乎道理、蓋古昔天文氣數之理未晰故耳、勿穿鑿作說。

雨暘燠寒風亦不當配屬五行。

燠固溫暖之義、然此與寒對則當作泛辭、蓋秋涼亦寒、冬凍亦寒、寒字意泛則燠字亦當然溫暖亦燠暑熱亦燠、如是方得經文旨、傳援詩、援漢志並鑿庚早主五穀而言、不復及他物、傳其他可知句謬。

卿士惟月

此卿士謂執政之卿也、若上文卿士從逆、是併卿大夫士而言、與此不同。

師尹惟日下、矧脫庚士惟時一句、也不無下文日時、無所承。

富 康寧

富者貲乏、謂財用饒足也、不專屬廩祿、康寧主身體健強無疾病而無患難在其中、

六極

下文歲月日為
句時卽時雨時
暘之時、非時刻
之時、

陳大猷曰凶者考終命之及短折者壽之及疾憂者康寧之及惡弱者好德之及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為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

吳草廬以前文惟辟作福以下四十八字為五福六極傳文錯簡得之

○金縢

金縢蓋偽奉誓之類矣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唯金縢一篇為不可信豈好事者之附益邪縱全休生手授而口傳亦偽書耳

此亦武斷

程子曰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又曰不问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

禱祠者出於臣子之至情不當說感動應驗若匹夫匹婦之感格概不足論悉是世俗之妄傳與偶然

○大誥

此亦過於斷

周公居東卽金縢之文也宜据金縢非東征也

朱子曰大誥梓材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

周公居東卽東征之時矣宜以豳詩為證傳据金縢

金縢非東征也

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當時士民曉得而今士人
不曉得

獻大誥 菲弔天降割

獻發語辭是用其聲也訓義勿討可也
弗弔自天言之興不為天所恤語意自別猶言天不
恤而降割于我也

洪惟我 大歷服

洪大也洪々無津涯之意興下嗣無疆相堅承惟
是也

薛氏曰洪惟典洪惟作威同
服猶任也

已予惟小子

已發語辭不可施訓義亦用其聲若梓材已若茲
監尤不可以不能已解故傳云言語辭其義可以
見矣下文並倣此

孔傳曰已發端歎辭

王莽摸擬大誥已字皆作懼小顏云懼嘆辭亦豈
相證

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春蠶
即命猶乃寧也龜之所告即天之所命繫承天明句
上西土疑東土之謠

越茲春蠶三字疑當屬下文通殷小腆作一句
以于教寧武圖功

于如于歸之于

武字疑考之謠寧考謂武王也下文可證
天閼茲我成功所 天棐忱辭

天閼茲我成功為一句謂遏方成之功所字疑衍

棐忱天輔我之誠也下文越天棐忱傳曰天輔武王
之誠是也此乃言輔以誠信之辭蓋謬也且文同而解
異不可從

圖功攸終

攸字當在圖字上例在下文章：

民養其勤弗救

勸其兄考旁觀不赴救也非勸攻伐之謂
兄考成王自喻也非武王

嗚呼肆哉 爰時固敢易法

廟宇不可謠姑
闕疑可矣

洪武本朝下
集九傳本
四國必克之取
牛嘉復及臣下御
事者

咎諸臣放肆不從王命之辭
時是也

○康詰

孔傳曰康折曰國名叔封字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
食采之地或曰亦周召之比

明德慎罰

明德自明其德也慎罰謹重欽恤之謂也左氏所謂
務崇裕去非正解傳不當采入

明德至威威六者平說稍有輕重而已傳作綱目解

不可從及下文傳多牽強皆受病于此

乃寡兄勗

勗猶言興有力也非勉力不怠之謂

紹聞衣德言由古先哲王

行服行即其所聞者既聞之隨行之故曰紹聞
由如字率由也不必訓行

有厥罪小

蘇氏曰此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有輕重今世
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姦未殺寔人按必死之

地亦犯過失殺雖已殺皆贖典無意畧相似

大明服今若有疾若保赤子

服事也此節非論刑罰言其行皆有次序而明晰於事理則民戒勅勉於和順也

若有疾即惄瘳之意矣謂見民之有不善傷懷若身上之疾也意未到去惠處

若保赤子謂愛養拊循無所不至也不偏屬保善孔傳曰愛人如安孩兒

又曰劓刑人

又曰二字當在非汝封刑人之上

要囚

陳東齋曰要者結罪之辭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
敵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後世引斬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

汝封之心

心只指其見成者而言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若夫良心人有之豈庸叔所獨有哉傳名良心并皆不畏死

昏昏同昧也。

曰乃其速

曰者更端也傳難曉

作求

作起也求如字起立求治是勵精也詩世德作求文
意與此同

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尚庶幾也聞天謂全德格天也言民之罪無大小皆
朕之罪朕罪如是况敢自謂庶幾我德格于天哉

裕乃以民寧

裕乃以為句興遠乃猷對說以猶所為也論語視其
所以老子衆人皆有以莊子子之所以者人事也皆
與此同言寬裕汝之所為也

○酒誥

祀茲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二句難曉顧之可也先儒
皆以為天意作酒是為祭祀非為口腹是倒置本末
也夫禮由人情起而已人之食飲飲酒茹肉皆為口
此說似達反不
達古人立教之
旨也

聖人惡其次而喪德故曰無斂酒飲惟祀是平日祭酒也余聞履軒嗜酒蓋不欲禁也

蓋士志謂西土
酒酒如此尚是之甚可知也

乃不仁之尤者其說不通高邑亂本而文王之聲教不及焉纣亡之後尚未悛德是酒誥所以作也傳高邑可知句失當自介用逸

謂既羞祀以獲神之祐祐而用此自助也

聖賢之意本非禁飲也但戒其沈溺喪德而已矣傳欲禁閑端及不禁之禁等語傷大巧失正意夫聖賢之訓豈若淳屠氏方便些哉

經德秉哲

惟御事厥棐有恭

腹也人死而不食飲亦弗忍死之也隨奠飯羞酒肉是人情已禮者節文乎斯也苟人生不飲酒祭祀安用酒之為祭祀無酒有欠事乎哉况有可灌不可飲之鬱鬯亦足矣何乃以祭祀之故而故作是喪德之凶藥以貽萬世之害哉謂之天意我弗信也又先儒不喜殺生者言聖賢為祭祀不得已殺生物也必以孔子鈞弋為祭祀之故然後已亦此之類也苟人生可不食生物則祭祀亦可不用生物抑以殺生為不仁邪則必祭祀而殺生是祭祀也者不仁之事而冤神

秉者自持也。皆就其身而言。德詰行。哲詰知也。傳不人我非也。

王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事。蓋小太之臣。皆可稱也。

恭。恪。謹。職事之謂也。傳責難之恭。頤迂。

惟。亞。惟。服。百姓里居。

陳大猷曰。庶尹。衆官之正。亞。次大夫。服。奔走職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宦。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同里者。云云。

民自速至

民下民也。對上天之辭。

群飲勿佚。弔其殺。

群飲只是衆聚而飲也。不問姦惡與否。蓋既禁群飲。則群飲便罪。若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是也。亦必非不設禁而網民者。佚逸也。其將坐之辭。傳未定辭舛。

乃湎于酒。勾庸殺。

是節亦未言及為姦惡與否。惟以酣飲為罪。

是節當照上文讀、均飲酒犯禁也。在周人即執杓而斟之，在殷民姑故之，不輒殺以其習于惡未能遽革也。涵于酒句含群飲在內，不當云涵酒非群飲者。

○梓材

吳澄注稿于
唐記

梓材臣告君也，然未知其為誰也。篇首蓋闕止矣。今所存篇首七十四字，疑康誥之脫簡，錯在于此也。其次序亦未可知。

以厥臣達王

是句亦通下之情也，非上之情。

於大家，亟稱臣民。於王，單稱臣。尊卑上下之體，當然亦非謂唯達臣而不達民也。文勢語氣自應如是。傳拘甚。

王啓監

王啓監以下，爲梓材之文。臣告君也。監蓋監觀省察之謂也。下文倣此。

若晳田

若作室家

若作梓材

三喻一意，喻既成質而後施文，猶大誥篇堂構蓄義，併喻一事也。傳分三意，非也。

篇首二句孔疏引
二傳皆不通今
始闕疑

○召誥

越若來三月

越若來、發語聲也、不可施訓義、越若典曰若同、

牛二 社于新邑

天地合祀之說以是篇為徵、

社是邦域土地之神、非對皇天之后土、

庚旬男邦伯

謂庚旬男邦之伯也、伯長也、庚旬之庚、男邦之男、皆是也、非州牧邦伯之謂、洛誥、庚旬男邦采衛、可參考。

奈何弗敬

敬只是謹重畏懼之意、傳太重、凡後儒敬之說雜善、而不可以解古文、古文敬字、只與怠字忽字相反耳、若是章、蓋言王受命、亦極休、亦極恤、不可怠忽而失墮之云爾、興夫誠實無妄、循理因德、邈然不相涉、通篇又未見主敬之意、

汝王庶民

汝王庶民、指紂之前代君臣而言、非斥紂下文厥終句、可證、且民字對王、則是王之臣民矣、若下章先民

有夏是對天之民則意又不同

自時中人

土中特以四方道里均而言非謂天地之中王氏朝
夕短長之說實井蛙之見弗足辨

我亦惟忘二國

我者周也對夏殷而言

宅新邑

宅新邑三字當屬上文通初服為一句按朱解曰已
知我初服宅洛矣得之

上下勤恤其曰

据下欲王以小民句此上下謂諸臣也勤恤謂勤勞
於王事也不必作恤民言上下諸臣無貴無賤悉勤
勞於王事不文怠唯願王能保國永其歷年而已
其曰猶將曰也難作期辭

歷年三句舉勤恤者之言也永命二句又解其意也

非召公別傳之意

我非敢勤

言非故意勤勞徒作無用之事也

洛誥

篇首錯簡改正如左

維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惟三月哉生晚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庶甸
男邦來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
大誥治四十有八字今在篇末下周公拜手以下同

我卜河朔

据召誥篇戊申太保至卜宅乙卯周公至是卜在周
公至之前

陳經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
卜也

周公三卜蓋首卜河朔黎水而不吉次卜涧東瀍西
得吉是即洛邑周京矣終又卜瀍東而不吉兆之所
食仍在瀍西故曰亦惟洛食也當時卜建都大事也
若處商民等事恐不當弃卜焉蓋因後來有東窶
遂有下都之說附會已縱有下都亦當在平王東遷
之後

宗神室也。功宗猶言功臣之祠也。

未定于宗禮

宗禮宗廟之禮是時禮樂未作故曰未克教也蓋欲周公制禮使後人通行以明公未可去也特以宗廟為言者禮以宗廟為重故舉重遺其餘也已亦以宗名禮富官之類

監我士師工

監護之也

朱子曰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

公定予往已公功甫將祗歡

公定予往爲句已發語辭屬下文

將奉承之義言公之功人皆謹肅將順之也

公無困哉

哉如字猶言公豈無勞苦哉也蓋雖知公之勞苦而不得弗彊之也

弘恭

此恭亦恪謹職事之義非責難之謂
作周恭先

設作後人之言也。先先祖之先，不必謂倡後下章。
享先做此。

恭先享先猶言先恭王、先享公也。

予且以多子

多子、穀多土之謠。

秬鬯 明禋祚手誓首休享

傳一稃二米非也。和氣衍生亦腐。

竊通曰爾雅秬黑黍。稃一稃二米。鄭璞云。稃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一稃二米名曰稃。常罕得。既名秬鬯。則

不必其皆一稃二米也。

禋祭也。成王之命辭使周公明祭于文武。祚手誓首以受休福也。

予不敢宿則禋

孔傳曰不經宿也。

音釋曰禋字前訓敬。後訓祭名未安。嘗洛既成。成王以秬鬯命周公告于文武而周公即以祭也。

萬年厭干乃德

萬年祝成王之壽也。非子孫下文承叙萬年亦就成

王之身而言

歲文王驛牛一

王賓殺裡

入太室裸

歲字因是時烝祭登爾後每歲之例耳則傳所謂特牛舉盜禮者不可從

諸侯助王殺裡者又典王賓別

大廟有左右夾室故謂正室曰中央之室非謂明堂九室之中室也

太廟之寢室故謂之太室夫清廟之制亦前堂後室已後世所傳明堂之制肇於呂不韋之妄作絕非三代所宜有傳所謂中央室傳謬也

惟七年

按陳新安曰七年即攝政之七年得之然未知其錯簡也傳於康誥篇首有言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暗合此枉作說者亦由不知錯簡耳

○多士

弗弔昊天

弗弔天不恤之也與大誥篇同

予惟時其遷天命無違

時字連惟字者亦多皆無它義此當據例輕看無違王自謂也言是天命矣我弗違也無如字

天邑商

疑大邑商之譏

来自奄

陳大猷曰、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代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籩蔡霍也。

爾克歌

傳解敬字、每太重失經旨、若是章亦只謂謹畏服王命而已矣、乃以言勸循理之道責殷餘頑民不

亦迂矣

宅爾邑

邑指聚居邑里非四井為邑之制無逸

所其無逸

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些事則呼為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逸猶言此後逸也、非以勤居逸之謂、又曉下文乃

逸意不同者非異其解乃所承不同也

受命惟中身

中身謂年四十前後之時非數年之年而中身之文王九十七載記之文難据

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其期之之辭即傳文其法文王其字無猶勿也言嗣王法文王其勿淫于觀逸遊田而支用止於正供也上章論文王之德故曰不敢盤于遊田此章誠嗣王

故曰其勿淫而又致詳曰觀曰逸曰遊曰田上章論西伯之事故曰庶邦正供此章誠天子故曰萬民正供文各有所宣傳弘疏掌強竟不合

四人迭哲

謂履行明哲之德也非弗去之謂

不啻不敢含怒

不含怒是不以此為怒者也隱忍即是含矣不含怒既暗於隱忍含怒者而受愆又其上也傳文贊之且失一級

○君奭

我不敢知曰

兩不敢知、惟危懼、怵惕之意、非天命吉凶、決於召公去留也、傳文足以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固尤違惟人

朱子曰、越只是及、因尤違是搖說上天典民主意、民字句絕、尤屬天、違屬民、篇末閃于天越民、當參考。

格于皇天 格于上帝

帝典天迭言之耳、無淺深之別、

肆其監 我受命無疆惟休

肆、猶遂也、

受命二句、正典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同、並以成王而言也、不指文武、

往歌用治

此章亦挽留慰勉之語耳、傳召公已留、周公飭遣泥、

○多方

殷侯尹民

謂故殷之諸侯及庶尹及庶民也。

誕厥逸 勸于帝之迪

古注然也

厥逸興引逸不同者逸有善惡矣非字義相及若亂

字

迪當訓道言勉力_于于帝之路也非啓導之義

降顯休命

陽有一德故天降_予^三以顯休命全之平夏亂也不可附會混說

亦克用勸

勸字屬民與上文用勸之勸同與乃勸之勸不同

嗚呼王若曰

文字或多或少或複或者皆秉筆者之權矣何新例之有既稱周公則其非王固彰人何必須紛紜新例而後明哉且當時既不稱王固無憂來世之口實若夫授位之說出於後世鄙儒之口史官之慮豈能逆及於此哉呂說穿鑿大甚傳不宜采入

屑有辭

以上十七字、疑錯簡、當在下文、固可念聽之下、

屑猶言屑、無也、

惟聖固念

聖、此通明、而愚之五耳、意本輕、與大而化之聖、大不同、猶仁字隨處有輕重也、傳泥文不通、程子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爾曷不夾介人我周王享天之命

言何不夾輔介助人保我周王、而與俱享天之寵命

乎、享天之命、典下文懲天之命一例、

迪履不靜

音釋曰、迪履二字、蔡氏從孔傳、故典康誥、迪履未同、異釋合從前說、

按康誥、迪履未同、傳曰、迪之者鉏履、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

因不克臬

孔傳曰、汝無不能用法、

音釋曰、康誥、汝陳時臬、蔡傳云、臬法也、此乃異釋、何

邪

凡民惟曰不享

享與上文同。言爾已不克享，雖愚民亦知爾之不享而有罪，然則爾自取滅耳，非我之所為也。

立政

是篇不得援周官篇及周禮作說。

虎賁

虎賁力士，執戈盾翼衛者，非主射御。按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

則守王門，又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並無射御之事。周禮雜難據要義當如此。

曰三有俊克即俊

曰字，疑用王謚。

在受德皆

奄甸禹姓

皆昌同傳音敏非也。甸沾也，猶言尹也。

立民長伯

長伯猶言長上也。牧民之宦，内外諸侯皆是，不嘗據

制度定名作說

是訓用違

違不用也。言訓戒而用舍之也。蓋訓戒牧夫見其可仕而專任之，不敢侵其職也。即其不可任，則勿用耳，無既任之，又疑而訛之也。

孺子王矣。緇自今我其立政。勿有訛之。孺子王呼成王也。典嗣天子王語意同。下文告孺子王矣句，可以見矣。非既為王之謂。

凡緇自今云者，注意遠矣。不止成王一身。篇末明言緇自今後王立政，可以見矣。

我者親之之辭。周公與成王為一體，又包後王在其內，不專指成王。

間者，指王侵有司之職而言，非以他人间之之謂。

文子文孫

孔傳曰：文王之子孫。

周家基業，歸之文王，故其後王不言武之子孫而言文之子孫也。是後雖歷數世，皆文子文孫矣。故曰緇自今，其注意遠矣。若旧解，猶指成王而康王以下，非文子文孫，大舛經旨。且云武王之文子，豈成文理哉。

茲乃俾人國則固有立政用恤人不訓于德是國顯在厥世

國字屬上文句絕國則以下十九字舊誤入下節言商人文王能用賢才仕宦俾立大國而不同恤人故恤利不剗之徒靡斥辱棄無顯於世也

勸相我國家

勸勵同非遇

長我王國

長長伯之長言蘇公能敬獄以王家群臣之表帥

長伯也時王業始定未宜言長國命矣

○顧命

同召太保奭

三公六卿之次蓋領之職今皆不可考第論可也且夫臨大事屬大任固可不拘平時職掌成王末祭蓋召元老大臣偶有是六人故後人附會以六卿又有二公一大保故亦附會以三公耳設有七人其必曰太保獨不盈卿設有八人其必曰太保畢公以二伯並不盈設有九人其必曰三公六卿分職或以為九

卿也附會之說何所不至弗受其脣譙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八字一句夫人猶人人也言我思願汝等人人自治威儀也期望于群臣之語耳非成王自述

冒貢于非畿

畿畿通限也非畿猶非度也

還出綵衣

疏曰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及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為犯之備也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子戈虎賁百人逆于釗

爰字無解不可讀疑當訓典謂命桓毛與齊侯共事

子者未成君之稱

呂伋是顯諸侯顯諸侯而迎嗣君豈不可哉而率虎賁者時之宜事之稱也虎賁氏之任蓋輕非可以顯諸侯而領焉且諸侯入為卿士必經國大仕而後受之不宜為區々百司之職細事也傳以伋為虎賁氏證甚蓋當時虎賁氏率其屬從呂伋聽令也已

作冊度

吳氏曰既作丹因作受丹之度也

伯相

呂伯寧學外語
周則三監武庚文
叛呂公何不征也
此等無明據從舊
解可矣况下尊古
公畢公分率東西
諸侯之文矣

成王以後無少陝之治成王幼周公輔之則召公專掌外諸侯也余詳之詩說及成王末年蓋亦如是諸侯之伯而為相故稱伯相耳傳西伯失考

狄設黼辰綵衣

設辰綵即牖間之座矣是句非冒頭總括當連下文作一段

牖間南嚮仍几黼純

牖間謂牖與戶之間古堂室之間隔以墉東有戶西鑿墉作牖以通明

仍几隱几也狀如胡床之上傳謬周禮亦不當据作說

黼以斧為文与黼辰之黼同非白黑之謂

東序西嚮重豐席

按王制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諸老於西序前後典庠學對則是庠序之序非東西廂之序釋禮者曰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以白黑為斧文

周禮亦可以微也仍與隱室裏不通

孔傳云東序
西向養國老。娶
辟位之坐者。據
禮經之礼而善
之也。豈能王制

又曰周人養國老於東壁、養庶老於虞庠。今書傳
据王制之文、以東廟為養國老之序、捨周制而取夏
制、不亦悖乎。其於西廟、乃無養庶老之秉、益見其說之
妄。然則所謂旦夕聽事、饗食群臣、親屬私燕等典不
足信矣。蓋牖間之扆、是正禮之座、朝覲聽政皆於焉
而序西夾、是燕處之座、當時固有所用之制、而今皆
不可考、亦不必深求可也。要之、弗過於燕飲應接之
等耳。

通曰蔡傳豐席筭席也。筭字尤誤、下文自有筭席。

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筭席也。据古註、註豐席為莞。此
傳寫誤也。

太訓 天球河图

大訓蓋載訓戒之書、垂其為何人之書、不可考、拟之
可也。傳揣摩不可從。

天球、天之图也。竹謂渾天象是也。即璿璣之造制矣。
其形圓似珠玉、故謂之天球耳、非鳴球。

河图、地之图也。禹疏九河、經緯天下、天下地理可案
河而知矣、故地圖謂之河圖也。非龍馬所負之圖、其
九河謂黃河下
流分為九派也。
劉軒以為九州
之川歸也。

此亦杜撰

一六二七舉不經弗足辨且如其說馬圈毛文耳所
陳果何物豈休義剥馬皮連毛存之傳至成王邪思
恐無是理也乃寫其數而傳邪是一冊書耳何寶之
有舊解不通如是抑論語易傳所稱河圖余別有說
以天球為玉則玉六重矣豈以琬琰為一重邪亦不
通

列王陳寶亦人情之當然即人情而求之甚意昭々
先儒必求之道理故梗塞不通楊氏不言采入

太軶在賓階面

大軶綴路先路次軶此所陳惟四軶不可據周禮作
五軶

階面猶言階前也謂階所嚮之方面

陳軶與陳寶意同亦為授受不為喪周禮不必援

二人在弁立于側階

側階北階也在

東房之北亦即

所謂東階亦即
此儀禮可徵也

麻冕儀裳入即位

卿士邦君不升堂也。入即位者入门即堂下之位耳。
其升者太保等下文詳序之。

成王未葬、未當鬼神待之、豈容雜祭禮乎哉。凡此篇
服色諸儀、隨文解之可也。傳據三禮、輒以祭禮作解。
舉不可從。夫周禮匱書、要足據儀禮載記亦不可盡
信。學者有志于古者、宜據顧命立政等篇、訂夫三
禮之謬矣。今乃據三禮、欲分折顧命立政以傳、會半
彼不亦悖乎。後弗悉辨、意皆倣此。

太保太史太宗 上宗奉同

若然亦不免出於臆說、不若據三禮之猶有徵。

太保一人、太史一人、唯太宗有數、經文所序有三人。蓋
宗有上下、猶大夫有上下也。奉同者一人、奉瑁者一
人、皆上宗為之、以別下文受同之宗人。宗人即下宗
矣。太宗者盖上下而言。

三宿三祭三咤

宿初薦酒于子也、祭墮祭也。生時受爵、祭而後飲、及
庶羞、皆有相祭之奉。此祭為成王相祭也。咤已祭而
奠于子也。奠夕頃乃徹、更酌宿祭咤如初三、而三獻
禮成。

此一段余久疑舊解不穩、履軒之說亦似未得今姑闕疑

太保受同秉璋以酢 指宗人同拜

太保受王所徹之同也。太保受同以左係以異同酢是代成王酢于康王也。康王受同以在喪疚不祭不飲既而以同授宗人於是太保拜者送爵也。王之拜答之也。

傳以酢為報祭絕無據蓋不得其解強為之說也。又取例於丘裸然裸灌盤爵也非酒亦失倫。

初太保承介圭而陪以御康王也。康王秉圭太保秉

璋尊卑之序固當然者必非璋瓊也夫圭瓊璋瓊

非鬯而用之未諷

璋者秉以為敬者猶執笏也亦與瑞異詩云濟之辭王左右奉璋是也。

太保受同祭嘴宅授宗人同

太保受同者蓋宗人受康王之同更酌以授太保也是王及爵于太保也不言盥酌者王不親也猶上文三宿之前不言盥酌也太保祭嘴者飲五爵也非飲福也成王未葬未得用鬼禮烏得曰飲福乎於是拜者并爵也王之拜答之也臣子雜情同亦有隆殺故康

此亦未見必然

王不祭晉而太保祭晉

宅字不可曉恐衍文

太保降、叔諸侯出廟門俟

叔不可奉幸
是因在廟舊解以次續官
忍非。

太保降堂、率諸侯罷退也。叔諸侯連讀
旁通曰廟但指路寢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賓
也。

○康王之誥

是篇當仍舊合于顧命

畢公率東方諸侯

乘黃朱

稱奉圭秉幣

此亦杜撰無徵
不若從舊解之
有據。

據太保率西諸侯、畢公率東諸侯、宛然二伯矣、然成
王以後、分陝之治廢矣、則不當稱二伯、蓋召公專掌
諸侯而東西列位之時、不可一人而總之、故權使畢
公總東諸侯耳、非畢公嘗為東伯也。
按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麗、此黃朱即是、非深色、
稱奉、連讀一意、猶言稱圭奉幣也。

誕受美若

美字書無訓詁、但言地名水名字從羊往久不似為
地名而製者、且美里典此篇之外、不見經傳、蓋亡失

訓詁也。想是欽恭良善之義已不當以羨里作解。亦不必譏字。

按璵璵代醉曰。韻書美善也。若順也似可從。但未知韻書為何書耳。

端命于上帝

端是質問就正之義。旧解不通。

釋冕及喪服

按蘇說自有理。然當時去周公之制作未遠。召公又大賢。嘗贊制作者。必不至作非禮之事矣。按朱子曰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之私服。今又精論之。天子又與諸侯異。諸侯繼世。猶有天子之命。設立嗣君未定。而族天子之命。國人固弗震懼。天子所受命者。天而已。天不言。以民為視聽。天位一日空之。民豈弗震懼乎。故天位之傳授尤宜全光明。而不可不嚴重。烏康王在喪。少頃服冕以臨諸侯。臣民正其統。蓋光明嚴重之義矣。恐不可斥為非禮。

蘇氏據子皮事為證、大失倫夫送葬之大夫、故因見
新君已達禮、且其見喪不見、固無涉於國之大事、宜
乎見拒、未足為證。蘇氏又據冠禮、擬其儀、亦未得當。
夫冠禮小事也、豈興天位授受、使諸侯臣民顥然仰
望、暎然無疑者比哉。其言奉冊授于次、是與不授同。其
言諸侯見於次、是與不見同。絕無光明嚴重之態。豈
不窮措大之見乎哉。而言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吾弗
能信也。

○呂刑

音釋曰、呂姓也。甫國名也。甫庶姓。呂為天子司寇。故
亦或稱甫刑。

又曰、古者刑精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
麗於法也、故五刑之證、各以贖論。觀其訖富惟貸之
戒、必非為歛民財而作也。刑之可證者、則赦其罪、而
罰之金、乃哀矜啟憤之至、非謂罷皆可贖、而使富者
得生、貧者猶死也。

經文明言、五刑之輕有赦、非正罪一切可以贖免也。
則不如張敬之法、傷治化之甚也。傳似失考、既立

法曰贖其疑者而立法之意又在重於刑則每折獄定辟必索殺人驅入之贖致正刑殆不用是必至之勢也此又不可不知然則雖曰富者得生貧者得死亦可也但論其法謂雖大辟亦贖免則謬耳

呂刑之作雖有惻怛之美意亦喪世之政也堯舜之時五刑無贖非疚民也政綱張于上凡化行于下民麗刑者自寡至於成康之間刑錯四十年皆不須贖也穆王之時政綱浸弛風化不行民俗日下而麗刑日衆穆王唯哀恤刑之慘造贖而濟之故曰惻怛之

美意也然不能張政綱振風化使民自遠於刑而屢施煦々之仁欲以因治故曰衰世之政也經首稱堯荒既見甚弗能奮綱維一新政治矣

呂命 老堯荒

呂命為綱王享國以下為目老堯政弛多罪辟故命呂刑以詰四方亦哀矜之意耳傳以呂命與老堯相影作褒貶失之

荒者棄廢事務之謂也孟子流連荒亡之解但載晏子口給之語難據作訛

始淫為劓刑杼黥

是篇以五刑為創于苗民者蓋傳稱之謬耳且下面所訓皆據五刑而言則效尤也此蓋欲陳苗民之虐而誤附入謬聞致矛盾耳不必深議之

杼去其勢謂宮刑也非杼竅

新安陳氏曰呂氏謂古來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註鄧

折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寬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矣

虐威庶戮 馨香德

謂虐政所戮之諸人

馨香腥並是臭矣但臭有美惡耳豈不當采入

報虐以威

威指刑戮而言非威嚴傳之彼此失詒氣

乃命重黎絕地天之通因有降格

是亦舉傳聞之說耳未必信不必深議之

皇帝清閑

清閑猶明閑也。非虛心之謂。下文明清于單辭可參。

考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威畏同字。言惟德威以為威。不復以暴虐為威。惟德明以為明。不復以苛察為明。

伯夷降典

下文士制百姓。雖在三后之外。而文並舉則一時之事也。雖作臯陶之前。伯夷無刑官。又按舜典臯陶

作士。伯夷秩宗。一時並命則為傳聞之證矣。

惟時庶威奪貨斷刑五刑以亂無事

斬字為句。言其庶臣皆威權爭奪。而貨賂斷決也。

上帝不蠲。無辭于罰

蠲。胥也。潔也。無辭典。上文有辭。正相反。辭字意同

固或戒不勤

或戒不勤。謂有人戒之而已。不肯勤也。

何度非及

吳氏曰。及謂刑之所加。猶罰及兩身之及。

傳訓及作逮、意似以為連坐、然逮只是追捕號召、
自致于此之謂也、故正犯亦謂之逮、不獨連坐傳

失考不可從、

正于五過

五過謂出於
過誤而犯五
刑之罪也、舊
說參是

五過即下文所謂宦及內貨來矣、隨其輕重坐之、罪
輒宥免也、

惟宦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五者即五過矣、皆在罪人身上論之、非論聽者也、獄五
過因事而生焉、在五刑五罰之外、故別言之也、

均者謂其以宦與以及以内以貨以來枉法一也、其罪
同而無輕重之差也、若曰解以罪人所犯坐聽獄者、
所犯重或死輕或宥免則五者或辟焉、或不辟、是必
不可行者、

其罰倍差

信差者、信而又又有等差也、蓋信上者是四百鎰矣、然
有較重者、贖五百鎰、有較輕者、贖三百鎰、皆罰刑也、
五刑之屬三十無僭、亂辭之、惟察惟法、
不得援周禮論多歟、

所比附宜用誠實不當舞文亂法也故曰無僭亂辭
僭亂即舞也辭文法也

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
得之

有并兩刑

兩刑亦就一罪而言所犯正麗辟固不須具兩刑若
罪不麗辟法無正律而可重可輕者或罪當律而情
輕重者皆具輕重兩刑而奏讞以聽上裁也故曰
有并也有者或之也非皆然

宦伯族姓 有德惟刑 作配在下

張氏曰宦伯宦之長

族姓與堯典所謂百姓同指諸有氏族之人而言上
舉宦長下舉有氏族任佐使者總群臣上下而言
之耳

有德惟刑言唯有德者而後可用刑也不德者不能
之意在其中所以多懼敬刑也非用有德之人使施
刑之謂

作配在下謂庶官賀天工是配天在下也此稱名

而責實之辭

明清于單辭 非天不中

清亦明也非對汚之清

單辭謂一人之偏辭乃是兩辭之半。折獄者先各聽其單辭然後便兩辭相對詰若於單辭且不明清即已有蔽豈能辨於兩辭之糾錯哉傳以單辭為無證之辭非明天不中言天道無偏頗豈欲降殃乎哉特人之所逮耳。

非德于民之中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中字亦以刑而言德恩惠也言其可監者非施恩惠於民之中罰哉罰中而不濫即是恩惠矣夫刑言德亦祥刑之意也。

哲人惟刑與上文有德惟刑意同無疆之辭指獄辭非聲譽言唯哲人能用刑且獄辭雖繁浩多端其歸是五刑而已其皆得中將有慶也咸字承無疆

禮稱錫弓矢得征伐茲此篇止言視爾師寧爾邦柔

遠能遁而已、無討不庭、率諸侯等語、竊恐錫弓失鬯、
馬徒寵賣之耳、不必介方伯之職。

亦惟先正越小大謀猷、因不率徒。

晉釋曰、先正蓋指亂臣十人之徒、如言先正保衛非
謂文侯祖父也。唐叔受封尚幼、未嘗逮事文武。
既及也、不獨先正舊勤大臣、而諸臣所謀畫亦莫不
聽從也、故及之。小大諸事也、諸事非先正數人所能
辦、亦有待於諸臣、然則左右文王、先正數人之功、而
諸臣亦興有力焉。是言文王獲臣之助、而伏我求助。

之案

率徒、謂文王能聽從也。

閔予小子奉珍資澤、侵戎我國家、
閔哀也。

資澤、謂嘗所施之恩澤、而後之所資恃者、即是先王
之遺澤、戎兵也、典戎商必克之戎同。

其伊恤我躬、是引領屬望之辭、非歎其無之下文義和一節乃適。

我願也。曰辭上下文意不相連屬。

昭乃顯祖

唐叔亦夾輔周室有功故稱之耳。然不在先正之列。

○費誓

據史記淮夷徐戎並為管蔡所誘而興也。非往窺魯之豐也。費即戰地非誓所。

史記曰伯禽率師伐之於躬作躬誓。

但茲淮夷

據傳茲為語辭恐無徵或曰但茲猶往矣也。与今

茲來茲之茲同。

伯禽師征徐戎者也。非聚兵拒寇傳並起寇魯句篇中無徵恐不可從。且伯禽敵王愬討反寇非以私讐。今以寇魯起端大害一篇之義。

伯禽封于魯多錫之土田附庸而未聞命為方伯。是時蓋亦有附庸從師者。若隣國有以王命助征者。與茲篇中無告諸侯師之語則傳所謂為方伯。雖諸侯蓋謂蘇說。方伯雖諸侯蓋謂蘇說。方伯雖諸侯蓋謂蘇說。

合特牛馬

弗良

牿、閼首者也。易曰：童牛之牿，是也。非繫足之謂牛牿。之使不觸馬牿之使不墮。故閼牧牛馬謂之牿。行師固應有除道塗之事。然此杜摸敘穿，唯為舍牿而充，不必含除道路之意。傳鑒。

甲戌 粿糧 三郊三隧

甲戌出師之日也。故征蕡並稱甲戌，使供具諸役俱會於甲戌之日也。夫蕡營墨壘不可先為哉？何必斯日而戰焉？斯日而蕡焉，且經言甲戌征，不言甲戌戰。征戰應有辨。又師行所食，必蕡墨掘井，古法為然。則

甲戌出師，甲戌即蕡，固不待臨敵而後蕡也。糧，旅食軍食之通稱。謂粟米也。糗，說文曰：熬米麥也。

林氏曰：此所謂三隧，意若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多引以為魯有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卿三遂，則可也。謂之三郊，則不可。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隧。其曰三郊三隧，蓋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虜，故使北郊之民專意於防守，而調登諸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隧之民，益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中想起也。

按林說穏當，但以東郊為受敵處，未備，蓋魯侯出師

東方則東郊東亟供兵賦必特重故於調發諸峙不

興焉

三郊呼魯人可見有附庸徒軍者矣但無諸侯之師耳

伯禽猶征徐戎者淮夷豈別任之邪或時勢當然者邪按音釋曰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惟征徐戎理或

然

○秦誓

雖則云然

雒則云然猶言縱令如是也然字指上文惡古人親今人而言此篇固作於悔過而上文未舉已之過則云然二字難作指前過

畧良士

畧燔之本字旅晉之本字

斷猶無他技休鳥

保我子孫

張彥陵曰斷二句作一句讀斷即形容無他技也休二句亦作一句讀如有容即在休中想見他心如是人之有技五句正是形容如有容也曰承

曰不啻俱是描寫不盡之詞

蔡虛齋曰保子孫為句黎民字帝下讀
孔疏曰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亦有利益哉
達之俾不達

達大學作通竟同謂支吾但壞使不得展力行志也
非窮達之達

昔孔子刪書定篇其取舍必有深致意者今承秦大
之後經諸儒之分合烏可一々而深求焉孔子定篇
不知奉誓后未如ホリ今之書篇邪將奉誓之後尚有教

篇邪抑秦誓在所刪邪是皆不可知者如費誓文
侯之命亦然要之孔子定篇之意勿講可也諸儒
輒穿鑿妄求作附會牽合之說曰深意曰微意可
厭可厭

孝廉荀卿傳子孫爲司農民字帝下讀
此疏曰與直子孫者多至是人亦有利益哉

產之詳承遺

至大學傳魚尤謂莫如其壤使不信展力行志也

通舊題之注

雕題附言

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
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
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歸藏之其後兵大
起流亡漢室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
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歐陽生教于無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
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又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儒林傳云云多於是矣以上沿史記遭巫蠱未立於學
宦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定安國固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
說入云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
晁錯傳無異
若故不舉

按尚書論古今文莫先於史遷而言之可據亦莫
若史遷也史遷言休生辭藏淳述數十篇然則孔
序所云伏生失本經而口授及衛宏所云休生使
其女傳言教錯皆橫加詆譎耳夫休生以尚書教
授于齊魯之間固無本經不錄之理晁錯又奉詔
受書不應口耳相授受而已經全休生口授晁錯
必筆受焉乃使休生覆閱豈有方語之差謬哉是
不待言而知者後人輒受孔序衛宏之欺弗思之
甚又况歐陽生親受業于休生而授兒寬及大小

夏侯非歐陽夏侯經晁錯之傳也。乃謂今文艱澁難曉者，由晁錯失之可乎？又按孔氏古文尚書班馬皆言之，蓋非虛妄，但所謂古文，又與梅賾古文殊。夫史遷既向安國入其書，而其書所記錄，與梅賾古文大不同，可以見也。自梅賾古文行于世，而歐陽夏侯之尚書廢矣。故堯典微子諸篇之墨，固不可考。但金縢一篇，本紀次序解說，太典梅賾殊而班史稱史記金縢用古文之說，是不亦明證乎？其他湯征、湯誥及蜚鳴滿野之類，其言鬱然，非史遷

之筆，必是出於孔氏古文者。凡如是之類，可例推焉。

漢書藝文志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歸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宦。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

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宦劉向以中古文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筒一召誥脫筒
二率筒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筒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魯恭王傳

所載典藝文志同今不舉

劉歆傳其移書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徒生
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
師傳讀而已奉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
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闵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

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又云
傳聞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墨此同

按藝文志魯恭王劉歆傳皆言恭王壞孔子舊宅
得古文獨儒林傳存馬史之舊唯言孔氏有古文
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不言恭
王壞宅之事也余獨異史遷典魯恭王同時又與
安國交而其儒林傳不載壞宅之事恭王世家亦

唯言好治宮室苑囿而已矣嗚呼豈易言哉夫恭
王壞它之棗創見於劉歆移書而班史取之又
載之藝文遂增入魯恭王傳蓋史遷之時本無是
語也治古文者之誇言也乃竊伏生歸藏之事為
已有反詆伏生為口授失真矣按孔子世家漢高
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諸侯卿相至先謁然後從
政是尊禮孔子自漢初而然况嘗武帝嚮崇儒術
之時恭王雖驕侈惡能壞孔子之宅哉是妄誕之甚
者班史之譏彰明哉

又按安國所獻古文尚書今無其書然亦偽書耳
劉向劉歆司馬遷班固之所見此偽書也茲諸人
所援引稱訖可以見矣或曰孔氏系譜未嘗斷而
其后無變也宜有家書不失其舊者子何疑之深也
曰不然也孔氏之書仍有逸禮孝經家語孔叢子諸
書孝經家語孔叢子先儒既述其紀撰而逸禮失
傳蓋亦坐叢雜也又仲尼弟子列傳稱弟子籍出
孔氏古文而引高伯僚公孫龍入籍尚何足論哉
蓋孔氏子孫及齊魯鄙儒以孔子宅為奇貨杜撰

妄論、自托孔氏、以售其詐耳、然則古文尚書、亦不得
以其出於孔氏而信之。

又按西漢制誥章奏、引書多晦贊之所無者、蓋皆
安國古文云。

漢書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合
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以為首尾、凡
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
以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
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常、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
毛氏逸禮、古文尚書、所以因羅遺失、兼而存之。

按劉向所校中書、即安國所獻之古文矣、孔穎達
乃謂劉向班固之徒、不見安國古文、而以張霸之
書為古文、蓋孔穎達以梅賾之書為真古文、遂以
劉向所校中書為張霸之書、訛甚、孔穎達又稱張
霸之書為五十八篇、與儒林傳不合、亦不知何所據。

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

按經二十九卷者謂休生書二十八篇與偽秦誓一篇也篇各爲卷故二十九卷也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孔氏家書興休生合者二十九篇而增多逸書十六篇及百篇之序者一篇亦篇各爲卷故四十六卷也顏師古孔穎達皆泥晦贊之書以北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之書譖甚

孔子世家曰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誓編次其事

漢書儒林傳曰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

首周南
按孔子序書者次第之謂也雅頌各得其所之類也非序跋之序若夫序跋之序孔子之時無有也偽撰家譖爲序跋之序詩書皆爲之序以托名孔子可笑之甚

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墓焉上断於堯下

說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按書序之說創見于此蓋孔氏家書有序一卷也四十六卷之數上既論之班固論百兩處示言采

史遷云編次其事者謂百篇之序也班固著文志云孔子序之序即據之也偽舊云叙書亦謂書序也蓋書序出于孔子先史遷有其說非創于班氏

梅本所冠各篇之序即莫初所傳百篇之序所認孔子之文作者馬鄉王肅皆注之非魏晉人佛作史遷本紀據之。蘇文正公書馬鄉注文藝先軒寫焉。

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當時有書叙一卷矣史遷本紀紀作書之由恐據書叙而言是亦非梅曠之書叙梅曠之書叙是剽竊史記而作也故其字句同者不足爲疑亦不特書叙凡梅曠之書有合于史記者皆剽竊於史記也亦復不特史記其於論語孟子禮記左氏傳墨子荀子諸書皆然又按孔安國註論語多與梅曠之書不合若堯曰篇予小子履條不言見于尚書湯誥乃遠引墨子以爲湯誓之文是梅曠之書非安國家書古文明矣

又安國作書傳絕無左證今梅贊書傳其解古文
與解今文處往往矛盾是梅贊書傳亦不出于一
手豈解今文仍用馬鄭之說邪

大抵小人之趨於利、猶蛾之趨於火。若偽錢、僞幣、雜童、誅隨後、弗顧也。至於偽文、僞書、獲利多而誅
弗加、人將何所憚而不為焉。且夫求駿馬者、不惜千
金於枯骨、故求遺書、不罪偽濫者、是勢之必然也。
是以偽文、僞書、歷代不斷、况漢家承秦、奉燔書之
後、首除挾書之律、尋下獻書之令、一意以復古。

學興遺典、為事又、有河間獻王之流、懸重賞、贖古書、是驅人使作偽也。漢又設書寫之官、發求書之使、於是遺文未加聚、而既不勝其偽濫、是故偽濫之患、唯漢為甚。後世學士、精擇明辨、不受其欺、可也。

論衡曰：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底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

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並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三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聞之人則

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按此比正史大同小異。间亦有足参考者。故錄若其傳聞之讹謬。則不暇辨。

尚書古今文四家。獨伏生得其真。餘並係偽撰。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
內偽秦始皇一篇混入

歐陽太小夏侯

今混梅賾古文中

孔安國古文四十六篇
內典伏生同者二十九篇

司馬遷

劉向增多十六篇及序一篇

今上

班固及凡漢諸儒

張霸古文一百四篇

今上

梅賾古文五十九篇

內典伏生同者二十八篇。增多二十五篇。復出五篇。及序一篇。

孔穎達今行

朱子曰。孔歸所藏者。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因甚
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又曰。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
文改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歸中之物。安得不訛損
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詮。今人作全
書解。必不是。

又曰。書序。恐不是安國做。漢文粗極大意。今書序細
贅。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又曰。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

又曰。尚書註序。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
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歧孟子序。却
自好。曰。文字繁氣。閑人東漢文章。亦然。書傳。恐是魏
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

又曰。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
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是。有輕則闊。今此却
盡釋之。豈有百十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
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
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

曲蟻牙天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未而定
為二體其亦難言矣

傳記之序皆極古文之體而其文又復以漢賦之體
或以賦體之辭多取古語在蘇子遷文集嘗有
以賦體寫賦者此固無與於賦名也故蓋是皆通人
所造之過庭也中西通論

自序云後漢樊豐之傳記之序皆極古文之體而其文又復以漢賦之體
或以賦體之辭多取古語在蘇子遷文集嘗有
以賦體寫賦者此固無與於賦名也故蓋是皆通人
所造之過庭也中西通論

